

面对面

主角，是“磨”出来的——从电视剧《主角》谈起

对话人：张嘉益（电视剧《主角》艺术总监、主演）
李少飞（电视剧《主角》导演）
任姍姍（本报记者）

电视剧《主角》海报。

片方供图

《主角》，近来荧屏上的“主角”。

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主角》，根据陕西作家陈彦同名小说改编。原著以秦腔艺人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浮映射广阔的社会现实，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电视剧《主角》的监制张艺谋、艺术总监兼主演张嘉益、总制片人任双有、导演李少飞等一众主创均成长于三秦大地。《主角》从文学到影视的这条路，走了足足8年。

如今，电视剧《主角》的故事行至后半程，放羊娃成了烧火丫头又成了“秦腔皇后”，百转千回、大悲大喜之中，始终不失野草一般的生命力。观众则以一路的守候与追随、不舍与泪奔，把《主角》托举为收视与口碑的“主角”。

从70万字长篇小说到48集电视剧，《主角》的主创经历了哪些磨砺，又沉淀了哪些收获？

“磨”剧本

剧本做了五六年，反复打磨只为不凑合

记者：《装台》之后又见《主角》，这是你们第二次改编陈彦的作品。陈彦作品的风格你们并不陌生，又几乎沿用电视剧《装台》的原班人马，为什么还是用了8年时间才与观众见面？

张嘉益：陈彦老师用扎实、真诚、有力量的文字，为我们呈现人生百态，他懂生活、懂艺术、懂这片土地上的心。小说《主角》一出版，我就读了。第一遍，我不知不觉地用陕西话读了下来，书里写到家乡的那些事情很亲切，每一个人物都熟得很。

与腾讯视频合作，一开始我们提出请求：不要着急，让我们慢慢来做。陈彦老师也非常信任我们，与他讨论改编方案，他总是说：放心大胆地改。承了这份信任，我们更加慎重。剧本是一剧之本。长篇电视剧的剧本，至少要有一两年时间打磨。剧本不过关，在现场单靠导演、演员的经验去调整好，是不可能的。

这8年当中，剧本做了五六年。一个标准是不能凑合，不行就推翻重来。即便如此，开拍的时候，大家还是不能完全放心。全剧拍摄166天，编剧一直在剧组。演员和导演觉得哪一段有问题，大家就一起讨论，接着改剧本。直到杀青前的最后一刻，大家也没有停止精进。

记者：改编是还原，也是新的创造。这意味着改编者需要融入新看法，再造一部新的作品。

张嘉益：的确。文字的魅力在于构建了一个想象空间，而视觉是与观众“短兵相接”。改编当中有无数种选择，我们走了很多弯路，写了几十集又废掉了。为啥呢？方向错了。可能笨

快人快语

技术越向前，人的价值越凸显

侯晓楠

一个健康的内容生态，既需要金字塔尖的精品力作，也需要塔基之下万千创作者的持续探索——他们在细分赛道的尝试、对小众题材的挖掘、对新表达方式的实验，共同构成创新的土壤。决定未来的，不仅有今天已经站在聚光灯下的作品，还有那些正在生长、尚未被看见的创意。

在积极拥抱技术变革的同时，我们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：人机协同时代，创作者与AI各自的边界在哪里？

AI是文字创作的助手，作家永远是主角。AI之于创作，如同从“手动驾驶”升级到“辅助驾驶”。工具在进步，方向盘必须紧握在创作者手中。技术越强大，人类原创的光芒越不可替代。

AI是视觉化开发的引擎。它正在拓宽IP转化的通道，让更多题材、类型的原创故事有机会获得多元的表达形态。

AI是“出海”的桥梁。长期以来，翻译能力不足是制约中国网络文学规模化出海的主要瓶颈。如今，技术正在成

王阳明

当我们走近王阳明

若水 王亚彬

可以清晰地看到“前因后果”，又可以共情于阳明先生的“立志成圣”。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融入舞剧表达，形成舞剧《王阳明》创作的艺术手法。

在“祠堂进谏”的段落中，刘瑾端坐高椅，嚣张跋扈，权势熏天。压抑的视像中，成年阳明目睹戴铣、薄彦徽等忠厚之臣被捕投牢。成年阳明愤慨伤泣，少年阳明的手笔交叠成年阳明，上书朝廷。那是书绘的笔，又像一把剑，一把刺向黑暗的锋利之剑。这彰显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。这样的人物设计和表现手法贯穿舞剧的叙事，少年阳明与成年阳明在其生命历程里彼此呼应、反复回音。

我们试图在百年前的悟道场景中去体察、触碰王阳明的所历所想。一束光线从微小的洞口照进“玩易窝”，那个潮湿阴暗的洞穴被王阳明正在激烈蜕变的思想搅动。他身负身体之痛、思乡之痛、贬谪之